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十九至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

朱子四 内任 丙辰後雜言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

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閫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

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廾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

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

治身亦然豈有處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剥士卒以為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却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諳練不在多囑 閎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

之至如副都總管事體極重向以節度使為之後有以
修武郎為之者如州統領至有以下班祗應為之者
此士夫所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
一略有警便難承當兵政病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某屢言於壽皇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
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
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為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
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為果皆出於公乎

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為朕察之道夫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令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為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令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自修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祧僖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為一辭先生獨建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

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樓大防所繳卒祧僖祖云閎祖

先生檢熈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維孫固張師顔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顔說當時親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麽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

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説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祔焉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靈宫景靈宫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説云云今既無頓處况元初奉祀景靈宫聖祖是用簠簋籩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

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其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祫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濶三丈深三丈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

位便在極南簷北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為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奥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圭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

甚說話問郊則如何曰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没主張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祧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祧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麽只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祗允這許多只閒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嘗在上前說此

上亦以為不可云髙宗既不祧壽皇既不祧朕又安可為柰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其所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怪賀孫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别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説固未是孫欲立别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説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髙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趙

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併禧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曾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却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下子孫當祧者置於

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廟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祫祭時太祖東向乃在虛處群穆草簷而坐臨祭皆以帟幙圍之古人祭惟

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户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
位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
朝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
先聖有殿只是一虗敞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
無塑像只云先聖位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更無
是處曰固是人傑

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
有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

古之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四夾室亦甚不便其謂止祧宣祖合存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于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説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况太祖初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忍去之乎某

聞一日集議遂辭不赴其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
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如此做曾三復孫逢吉亦
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春卿樓大防皆以
為不安云且待朱丈來商量曾三復乃云乘此機會
祧了這是甚麽事乘機投會恁地急其先有一奏議
投了樓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某言近理臣
等敢不遵從趙子直又不付出至於乘夜撤去僖祖
室蕉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兩府侍

從皆出以官駟狹侍郎愼次在茶坊中而隅愼次説
及此某遂辨説一畨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立
一廟周時后稷亦各立廟某説周制與今不同周時
豈特后稷各立廟雖赧王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大
於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
小廟宇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舉説幾句話皆是臨
時去撿注脚來説某告之云某所説底都是大字印
在那裏底却不是注脚細字向時大廟一帶十二間

前堂後室每一廟各占一間祧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廟前不知中間如何安排後來童茂獻謝深甫諸公皆云悔不用朱丈之說想也且恁地說王淳欲借奏草看曰今事過了不須看賀孫

集議欲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惟存此則順翼宣祧祖可以祔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閟宮為故事先生曰閟宮詩而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

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略降耳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趙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甫之說不作正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拆之理曰曽入文字論祧朝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極好以高宗朝不曽議祧孝宗朝不曽議祧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

然合下臣章疏集議却不曾降出過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介甫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甫廟議是甚麽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麽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

公抶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陞堂者皆滿當時號爲禪鑽去聲故公抶上疏乞禁止之○僩

實録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

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揔底在唯葉正則不從葉為檢討正修高宗實録○閎祖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第一年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來全鬬湊不著其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户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

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倣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關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末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關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别置一簿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數再催庶幾易集後

來去國閒此說又不行 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揔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擄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是今雖有那日歷然皆是兼官無暇來修得而今須是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修方得如近時作高宗實録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為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

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擬淇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闕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内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月上薨卒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差

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録他們也是將日歷做骨然却皆不曾實用心有時攷不得後將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會得義剛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

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其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録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歴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户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

闕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闕過户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閲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于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淳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説嘗記得林少頴見人好説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陵

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其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看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

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

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先生看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殯宮掘箇窟在那裏如何保得無水出梓宮甚大殯宮今濶四丈自成池塘奈何奈何這雨浸淫已多日奈何 賀孫

是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殯雨勢如此奈

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宫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令又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别卜殯宫上策

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看子細繞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閹促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其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叵耐即

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困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上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得脩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顧左右即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黄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

官定了不簽他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
他去相視歸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夫都
靠主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為臣子須做一家事盡心
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
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
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
山依得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須
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

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主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日爭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

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太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 賀孫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放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

而妄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命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德夫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著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他如今

都是這一串説話若一向絶了又都無好人去 賀孫

季通被罪臺謂又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賘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説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涂見別

先生舟徃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　賀孫

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何傷哉　人傑

先生徃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

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荅洒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賀孫

論及僞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却是元祐曾去撩撥它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義剛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徳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

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録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録作如履平地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奥底

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户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

先生曰如其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德明

今為辟禍之説者固出於相愛然得其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閎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或有人勸其當此之時宜略從時其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煆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僩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

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令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祖道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寛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疾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道夫

先生愛説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閙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頞慘然太息久之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懋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僩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為公發書某只云某

人為其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其不敢必辛弃疾是朝廷起廢為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荐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為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懡㦬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懡㦬某自謂平日脩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懡㦬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

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懷恨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荐他了更無私懷恨者賀孫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荐人於人亦須是荐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懷恨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荐舉他甚麽得因問所託之

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們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

直卿勸先生且謝賔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

得其却不曾去從他這般學義剛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

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臓六腑事賀孫

先生一日説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説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歎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

倜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録雜説舉輙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之賀孫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啟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濶袖皂褖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

見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閒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爾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

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禀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輙有所禀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

其官 賀孫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賔客略無分毫畦町

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

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徃徃支發不時故彼

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

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炎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温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

盎背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

故炎祭先生文有云凛然若啣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矣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先是趙昌父書曰教存君子樂朋自遠方來故嗣歲先生自家易之以此○若海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鎮江一寳兄託過禀求書其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熹

家何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爲書去却以此說彼有數百間貢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
過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意其爲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厨名待爲别做
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可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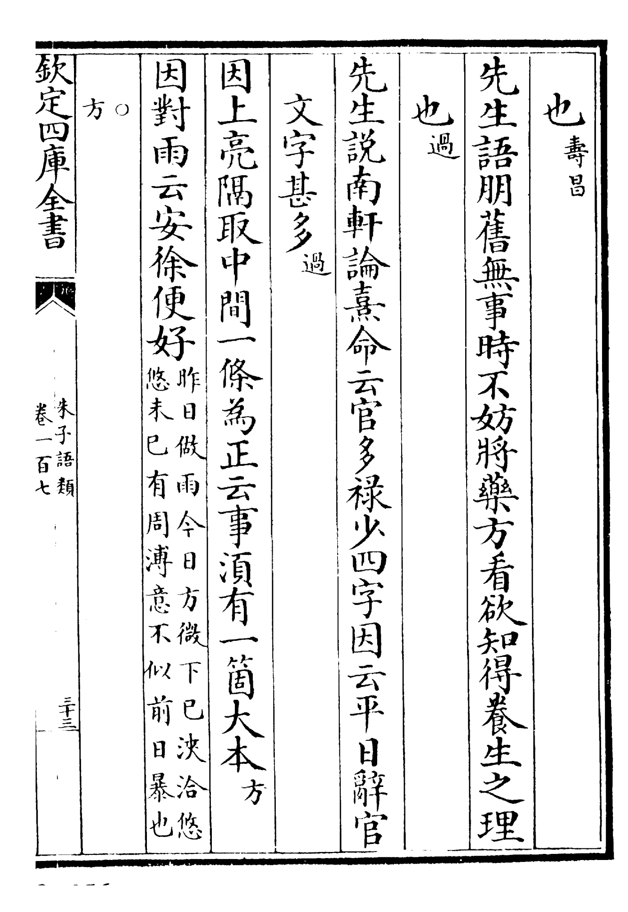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既死了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賀孫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别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汪季路亦不曾及是議立祠堂於德興縣學 曾為德興丞 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 過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列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

李參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



也壽昌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過

先生說南軒論熹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多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爲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方

因對雨云安徐便好昨日做雨今日方微下已浹洽悠悠未已有周溥意不似前日暴也

○方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門欲横從巷出曰直出是公道横則與世俗相拗 淳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

又是赤口義剛

壽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靈宮一炷香先生遊南

嶽詩若在小能王廟還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

到吴城山壽昌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説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説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

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个緊要處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裏得過運動得行振

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方

古者脩身與取才䘏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

升卿

自古有道術為天下裂之説今親見其弊矣 自脩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

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

不得 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

從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説只看合下心

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别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内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人先生

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 廣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

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已私分與

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

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

武帝 端蒙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

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

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燾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

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荊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戸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揚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

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

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

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枅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

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滛虐

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

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

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

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摠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

或言今之守令亦善（卓録起此作郭兄問語）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卓録作無權）卒有變故更支撑不住僩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

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横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卓録作斂金帛以賂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争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

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僩○卓録今附于下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陳大云記得先生說教提刑掌之歸朝廷名曰封椿鈌額禁軍錢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其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其到時纔有

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别擘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

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數盖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樁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又厚賂遺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其

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來上司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胥吏輩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東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

其勢不柰何只得如此處卓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僩

德明録云問今日之治當以何為先曰只是要得人○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

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

禁人桀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

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須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振

立一个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

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令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 道夫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 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過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

得燾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如有稱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等過天下之物方

審徵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燾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燾

不能則謹守常法燾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

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已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盍小人多是有才底人儒用○或録云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它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爍不敢使出各求奮勵所長而化為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轉

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況有大聖賢者出是麼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為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矣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便舉無忌憚了 夔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 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德明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愿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疎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為不

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令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方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為稍稍為善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佞諛得志之時曰亦不可一向如此說只是無人一人出來須得許多人大家合力做若是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今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

兩三人摧折了便休 賀孫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爲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爲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柰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

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荅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

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个物事乎方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識義理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為然以為若如此說却只是自家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荀彧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麄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因云南軒見義必為他便是没安排周遮要

做便做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揚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

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

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乂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者曰只為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

若聖人為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頹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令天下在這裏須著去保守須著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著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箇睹是又問若如此說則陳丈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是無自家身已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

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汨董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　賀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朞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為萬世標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

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為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燾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

得揚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揚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狥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

被幾个秀才在這裏翫弄那吏人翫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令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至

令日天下且得箇姚崇李徳裕來措置看如何浩

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德明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揚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嚴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言經界○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便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十里采地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又要一百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淳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道夫

或問為政者當以寛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寛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寛則非也人傑

古人為政一本於寛今必須反之以嚴盖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令人為寛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恵又反受殃矣若海

令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人傑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僩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閧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人傑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

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個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捂不住個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自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

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説了德明起禀云數日聽尊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次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而畫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己之學更勉力廣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來相别某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

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

先生云歸去且與廖丈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

是如此稱丈者為丈夫○伯魯言○德明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

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

息賀孫

朱子語類卷一百八

朱子語類卷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已

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泆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

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騃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藳中有一段論此稍佳個

賓問人才須教養明道章疏須先擇學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擇底人某嘗謂天下事不是從中做起須得結子頭是當然後從上梳理下來方見次序德明問聞先生嘗言州縣學且依舊課試太學當專養行義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遠來太學無緣盡知

其來歷須是從鄉舉德明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碧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

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賀孫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

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趍慕可學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个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闊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

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换襴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因云云云舊時此中赴試時只有四五千人今多一倍因論呂與叔論得取士好

因論其集上代人章表之類文字多難看此文集之弊揚因謂去了此等好曰然因歎與叔甚髙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觀可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做鄉儀者更直截死早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説令又不會説只是胡説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揚

因説子張學干禄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

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明作

三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僩

令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僩

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麄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

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

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

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

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

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

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

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

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北朝科舉罷即

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僩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

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真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别走作胡説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説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却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説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悞遠方觀聽而今却都是杜撰胡説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説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

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閙以相廹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旣不許繼燭他自要奔去聲無縁更代得人筆或曰恐難止遏今只省試及太學補試已自禁遏不住曰也只是無人理會若捉得一兩箇真箇痛治人誰敢犯這箇須從保伍中做起却從保正社首中討保明

狀五家為保互相保委若不是秀才定不得與保明若捉出詭名納兩副三副卷底人來定將保明人痛治人誰敢犯某嘗說天下無難理會底事這般事只是黑地裏脚指縫也求得出來不知如何得恁地無人理會又曰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看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為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

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絶矣因說混補曰頃在朝時趙丞相欲行三舍法陳君舉欲行混補趙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貴若復混補須添萬餘人米價愈騰踊矣其曰為混補之說者固大謬為三舍之說亦未為得也未論其他只州郡那裏得許多錢穀養他蓋入學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舉之利不入學者止有科舉一塗這裏便是不均利之所

在人誰不趨看來只均大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如今太學解額七人取兩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令自立箇不平放這裏如何責得人趨或問恩榜無益於國家可去否曰此又去不得去之則傷仁恩人必怨看來只好作文學助教闕立定某州文學幾員助教幾員隨其人士之多少以定員數如宗室宮觀例令自指射占闕相與受代莫要教他出

來做官既不傷仁恩又無老耄昏濁貪猥不事事之病矣杜佑通典中說釋奠處有文學助教官因說祿令曰今日祿令更莫說更是不均且如宮觀祠祿少間又盡指占某州某州盖州郡財賦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額有厚薄或後來有增減少間人盡占多處去雖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當不去少間本州本郡底不曾給得只得去應副他處人矣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

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筭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筭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為力人習

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

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其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閒理會得閒事閒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則豪家上戸羣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為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

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機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棊一著便見得數十著以後之著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僩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

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强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義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著如

此學在上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獘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麽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勑之文上諛其下也 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獘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

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今時文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如今年三知舉所上劄子論舉人使字理會這箇齊得甚今日亦未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别善惡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可學問歐陽公當時變文體亦是上之人主張曰渠是變其詭怪但此等事亦須平日先有服人方可舜功問歐陽公本論亦好但末結末盡曰本論精

家却過於原道原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下篇不可曉德粹云以拜佛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為善故渠以此觀之也可學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懐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

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木之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不敢改動也是好笑浩

或言太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將太學

解額減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燾

臨別先生留飯坐間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解額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井井云且得士人讀些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泳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伯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

其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盖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録不許過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令番科舉第一場出題目在甚經内論題出在甚史内如史記漢書等廣說二書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一書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書子細胡泳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

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

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為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賀孫

李先生說令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誰解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先生曰六經皆可如此下家狀時皆令定了揚

令人都不曾讀書不會出題目禮記有無數好處好出題目揚

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這般人○楊

張孟遠以書來論省試策題目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孟遠謂今日凡事傷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說今日只是要做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越法不顧只是不勇於為善必大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

一是排連法令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令科舉是也

當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爾教爾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曰上庠風化之原所謂季攷行藝者行尤可笑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簡易也曰天下之事大正則難

如學校間小正須可曰大處正不得小處越難才動著便有掣肘如何正得 琮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賀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

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爾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廪禄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

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賀孫

坐中有説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説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麽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

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賀孫

葉正則彭大老欲放混補廟堂亦可之但慮艱食故不

果行二人之意大率為其鄉人地耳廟堂云今日大學文字不好却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時文做得十分好後濟得甚事某有一策諸州解額取見三舉終場最多人數以寛處為凖皆與添上省試取數却不增其補試却用科舉年八月十五日引試若要就補須舍了解試始得如此庶幾人有固志免得如此奔競喧閧閎祖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様

身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録頭一版便見且說大學秀才做時文不好爾道是識世界否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待補之立也恰如擲骰子一般且試采擲得便得試擲不得便不得試且以為節制那裏得底便是不得底便不是這般做事都是枉費氣

力其常說均解額只將逐州三舉終場人數用其最多為額每百人取幾人太學許多濫恩一齊省了元在學者聽依舊恩例諸路牒試皆罷了士人如何也只安鄉舉如何自家却立箇物事引誘人來奔趨下面又恁地促窄無入身處如何又只就微末處理會若均解額取人數多或恐下梢恩科數多則更將分數立一長限以前得舉人却只依舊限有甚不得處他只說近日學中緣有待補不得廣取以致學中無

好文字不知時文之弊已極雖鄉舉又何嘗有好文字膾炙人口若是要取人才那裏將這幾句冒頭見得只是胡說今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麄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

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多少衰氣賀孫

或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補入縣學自縣學比試入於州學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太學如何曰這是顯然不可行底事某嘗作書與說他自謂行之有次第這下梢須大乖今只州縣學裏小小補試動不動便只是請囑之私若更把這箇為補試之地下梢須至於興大獄子直這般所在都不詢訪前輩如向者三舍之弊某嘗及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學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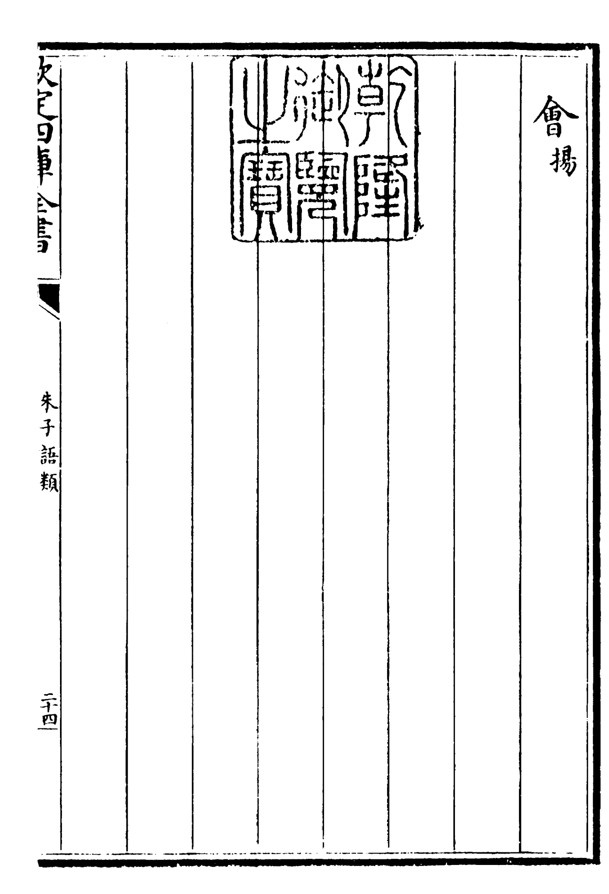
得一番分肉肉有内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僕下錯了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内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耻事無限只是蔡京法度如此甞見胡珵德輝有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為忠為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熈寧成於崇觀熈寧之法李定為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為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

可行於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無他説只為所取待補多滅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太學就試太學緣此多不得人然初間所以立待補之意只為四方士人都來就試行在壅隘故為此法然又須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來赴太學試為甚麽這是箇弊端須從根頭理會去某與子直書曾云若怕人都來赴太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麽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

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厚較之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處醫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今太學並不許以恩例為免若在學人援執舊例則以自今新補入為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計此太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太學不就此整理更說甚髙抑崇秦相舉之為司業抑崇乃龜山

門人龜山於學校之弊煞有說話渠非不習聞講論到好做處却略不施為秦本惡程學後見其用此人人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善類得相汲引後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學校以前整頓固難當那時兵興之後若從頭依自家好規模整頓一番豈不可為他當時於秦相前亦不敢說及此 賀孫

因論黄幾先言曾於周丈處見北朝賦氣脉厚先生曰那處是氣象大了說得出來自是如此不是那邊人



會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

朱子七

論兵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 賀孫

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 僩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

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賀孫。木之同

凡為守帥者止教閱將兵足矣程其年力汰斥癃老衰弱招補壯健足可為用何必更添寨置軍其間衣糧或厚或薄遂致偏廢如此間將兵則皆差出接送矣方子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

茶冦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為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其向見張魏公説以分兵殺敵之勢只緣敵人調發極難究顔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廹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為

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陜他必擁兵於關陜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兵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鋭萃於山東而敵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

原豪傑自為嚮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著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井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强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賀孫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為者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壽昌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

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揚

令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道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卻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趲去淮上衞邊謂如福建之兵趲去饒州饒州之兵趲去衢信衢信趲去行在邐邐趲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趲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𠍲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隷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

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䟽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曰費國

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令一切反之 道夫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

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朝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令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僩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

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嚴實得好先生云聞前輩云云○揚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

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僩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熈豐間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椿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揚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節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時舉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

人此以一歲計○個○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

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屯田

范伯達有文字説淮上屯田須與畫成一井中為公田以給軍令軍中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給軍德明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嘗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間者却只令人築起沿江門地以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

倒人是天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恁地大事聖人猶能裁成輔相之況於其

他因舉齊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壯祖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户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强弱将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陜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學。擇将帥

問選擇将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将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厮拶出來耳

道夫

不令宦官賫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褎衣博帶談

道理說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譙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

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

彼固不足卹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

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

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恪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道夫

或問古今治亂者先生言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宦官后戚唐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來州縣如何奈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無彼中人氣象似此間人一般無能爲矣謙

邊防馬政甚弊廬州舊夾肥水而城今只築就一邊揚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僩

論刑云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

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

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僩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寃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佐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